

蔡骏作品

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当代悬疑史诗



THE DESTINY WHO AM I
谁是我
上卷

人性与命运的
传奇体验

五星悬疑 极致惊悚

最坏的时代

最后的人间

有谎言

有秘密

有复活

有拯救

还有英雄



与幽灵对话（上）

2008年，一个夏天的深夜，本书作者正在家里发呆。

白天暑气难消，屋中都闷难受，趁着夜晚凉爽，作者下楼沿河远足。

晚风徐徐吹来，夹竹桃花吐露暗香。经过潮湿阴暗的绿地，恰好偶遇一位男子。

男子面容憔悴精瘦，双目却在夜里闪光，隐隐散发着另一个世界的气味。作者仔细辨认一番，确信他是一个幽灵。

“晚上好。”幽灵谦卑地向作者问好，“我的作家朋友，在荒凉无人的河边，你怎敢独自一人散步？是否在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

“你怎么知道？”

“我无所不知。”幽灵诡异地一笑，“而且，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灵感。”

“愿闻其详。”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人的心，猜透他人的想法，发现所有人的秘密。”

“读心术？”

“没错。”

幽灵提供的思路让作者兴致勃发，“真有这样的人吗？”

“我认识一个。”

“谁？”

“就在这座城市，但他正陷于深深的痛苦，因为他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他特别的身世，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无法回忆起自己的过去。”

作者在河边徘徊几步，思索着说：“真是特别的人，有趣的创意，一定还有个阴谋！”

“当然，这个阴谋如此巨大，以至于流传了千年之久。”

“这次你想用哪个宝藏？”

“呈陵王！”

“你这幽灵！”作者频频点头，不知是赞是贬，“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还有一个大反派吧？”

“双雄模式，许多电影里常有的。”幽灵飘浮着靠近作者，忽隐忽现，“不过，这个反派会在本书的中卷才出现。”

“中卷？又是一个超长篇小说，分为上、中、下三卷出版？”

“是的，容量够大吧，挑战也更大！”

“你设想过那位主人公——读心术的那位命运将如何发展？”

幽灵打量着作者的眼睛说：“他的命运，以及他的故事，将与以前截然不同。以往的故事都发生在数天之内，相对固定的地方。然而，这个故事将很漫长，跨越三到四年，从中国到美国，又将飞往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谢谢，你真是个古怪的幽灵。”

“作家先生，我和你打个赌吧。”

“赌他？”

“是的，赌那个苦闷之中的年轻人。我将前往他身边，让他向我期望的方向发展。他具有成为魔鬼的一切条件，何况还有特别的能力，足以让他无比强大，甚至毁灭这个世界。”

本书作者沉默片刻，闭上眼睛说：“不，我赌你一定会失败！”

“呵呵，那就试试吧，我们赌他的成长，魔鬼抑或英雄？”

“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在数日之内完成。我赌他将在几年之内脱胎换骨，从一个男生长成为男人，最后成长为英雄。”

“哦，这可比这难！”幽灵又凑近作者说，“你想清楚了吗？真要参加这个赌局吗？”

“是。”

“那你要冒险了，亲爱的作家先生。”

“够了，我知道你的真名实姓——梅菲斯特*先生！”

幽灵的神色一惊，立时向黑暗中退去，但很快又浮现回来，“你猜得没错！可惜，你不是歌德。”

“我也不是上帝。”

“但赌局已然成立。”

作者沉吟道：“赌注是什么？”

“他若成为英雄，我将回到永恒的幽灵世界去；他若成为魔鬼，请作家先生再也不必写作了，与我一同周游世界探究宇宙之真理！”

“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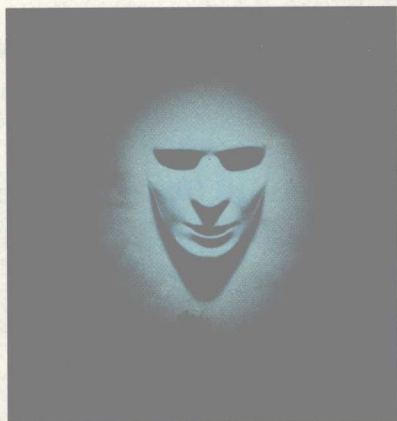
“祝你写作顺利，再见。”

幽灵微笑着隐入黑暗，夹竹桃花一阵颤抖，泥土沾满粉红色花瓣。

本书作者却心怀不安，快步离开河边绿地，回家打开电脑，写下本书的第一页……

★梅菲斯特，最早出现在有关浮士德的民间故事中，地狱7大魔王之一，是个堕落天使。





我的故事，
从一千多年前开始。
而我全部的记忆，
却只有一年零十个月。
不是前生也不是今世，
而仅仅是重生的记忆。
重生……重生……重生……
又将面临毁灭……

蔡骏作品

THE DESTINY WHO AM I

谁是我

上卷

人 间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 上/蔡骏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765-110-9

I. 人…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016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 长篇小说

人间 上卷 谁是我

作 者:蔡 骏

责任编辑:张丽侠

策划编辑:一 草

美术编辑:李定斌

封面设计:门乃婷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利 锐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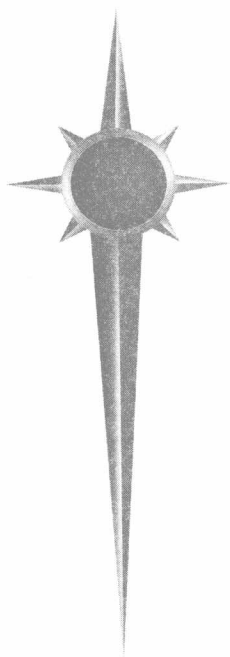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5-110-9

定 价: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重生的记忆	005
第二章	我是谁	026
第三章	在卡夫卡的地洞里	041
第四章	诱惑	055
第五章	绝望	069
第六章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086
第七章	龙井与西湖	100
第八章	口是心非	126
第九章	焦虑	141
第十章	我是一个失业男	162
第十一章	父亲之死	186
第十二章	我不是高能	204
第十三章	古英雄	220
第十四章	我是英雄	235
第十五章	父亲的秘密	252
第十六章	抉择	267



第一章

重生的记忆

这是最长的一夜。

也是最短的一夜。

掘墓人。

他的眼睛，在黑暗的地道，闪烁着野兽般的光。

这头野兽已沉睡许久，就像一具在地底冰封的骨架，连同肌肉与毛发早已变成化石，经历过无数个冰川世纪，突然被这个世纪的人类唤醒。

唤醒他的是我。

我。

我是谁？

这并不重要，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是一条地道，深深地埋在大地之下。

不，不仅仅是一条，而是无数条地道在岩石中交织，密如蛛网盘根错节，仿佛死神的肠道，不断蠕动着将任何生命消化殆尽。

这是西部的大地，曾经被上帝遗忘的伊甸园，曾经是亘古荒凉的坟场，见证过不同时代灭亡的物种，也埋葬过一个悲惨的民族。

现在，我的头顶五米之上，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

这座监狱已在此矗立了一百多年，吞噬过几千条无辜的或死有余辜的生命，留下过许多只有在深夜里才会听到的传说。

不知道狱警们是否已经发现？

C区58号监房，平白无故地少了一个人，正匍匐前行在通往自由或者毁灭的通道中。

没错，我是一个正在越狱的囚犯。

我，也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这座西部荒漠的监狱中服刑。我的刑期是终身监禁，罪名是一级谋杀罪。

今夜，越狱的理由——我是被冤枉的。

这是一条足够充分的理由，但不是足够充分的原因，因为你们还不了解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重要的不是能否逃出这里，而是在我被关进这座监狱之前，经历过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不可思议的瞬间，那些无法启齿的陈年往事，还有至今仍然空白的记忆。

本书的读者们，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有过梦想与欲望，也有过痛苦与彷徨。但和你们不一样的是，从前我的命运并不操纵在我自己手中，从一千年前的某个夜晚，便已注定了今夜的越狱。

我曾经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工作，也干过其他卑微的或高贵的工作；我曾经对自己一无所知，甚至怀疑我究竟是不是我？怀疑身边的一切是否都属虚构？我曾经失去过对他人的信任，从太多人的眼睛里看到谎言，也受到过某些深入肺腑的伤害，结果令自己一无所有，乃至先于最爱的亲人。

现在，最长的一夜，我正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监狱黑暗的地底穿梭。仿佛回到许多年前出生的时刻，穿越母亲温暖、潮湿而又危险的产道，随



时可能在分娩时窒息，或被自己的脐带勒死……

对大多数人来说，越狱是第二次出生。

对我来说却是第三次。

对掘墓人来说则是第N次。

因为，他早已经死去过无数次。

或者，已经永生不死。

掘墓人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其实，我和他的眼睛并没有什么分别，甚至整个的我也与他没有本质不同。也许我也即将成为下一个掘墓人？

他眼睛里的意思是：我们已走到最后一个岔道了。

眼前的地道分为了两条。

一条通往地狱。

另一条也通往地狱。

整个后半夜，我和掘墓人，穿过了二十多个这样的岔道口，幸运的是每一次我们都没走错。这些数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地道，至今仍几乎保存完好，静静地等待我们光临然后埋葬。层层交错，密密麻麻，到处是岔路和死路，几乎把整个监狱地下掏空，以至延伸到外围几公里的大地深处。自打钻进这条地道，我便感觉仿如进入一座古老的陵墓，抑或精心设计的迷宫。

此地的每一任典狱长，只要翻开历任的卷宗，都会对自己脚下的世界惊叹不已，同时猛擦额头的冷汗，成为每晚噩梦的主题——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弄清楚这些地道的路线，哪怕是一只老鼠被扔下去，也很可能永远都转不出来。假如有哪个囚犯昏了头，一头栽进地道的深处，典狱长不必担心他越狱，只要担心如何写报告：一个囚犯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在监狱里消失？

除非……除非……除非他遇上了掘墓人……

我遇上了掘墓人。

最后一个岔道口。

掘墓人选择了左边的路，要命的是他总是选择左边的路！

但愿他没错。

转过一条更加狭窄的缝隙，手电光束打出一圈黄晕，铺满眼前深深的地道，屏牢呼吸咬紧嘴唇。仿佛有人就站在我们头顶，吹响警哨惊醒整个监狱。荒野上响起警犬的狂吠，还有子弹的呼啸声。

突然，掘墓人停住脚步，我也跟着趴在地上，战栗着倾听可能的脚步声。

没有，没有任何声音，寂静得如同坟墓——也许本来就是坟墓。

我们已经到了哪里？掘墓人的眼神告诉我，已经超出了监狱地下的范围，前方再也没有任何岔路或障碍，只有一个古老的秘密出口，不为人知地隐藏在荒漠深处。

自由已在咫尺之间。

再次迈动脚步，在手电光晕的投射下，似乎窥到了什么在晃动。

又一滴汗水从额头滴落，我知道那就是逃生之口，最后分娩的时刻到了。

当地道越来越宽敞，感觉越来越接近地面，已经可以让人快跑起来时，掘墓人却被迎面打中了一拳，沉闷地摔倒在地。

同时，地道内响起一记清脆的枪声，震得我的耳膜隐隐作痛。

淡淡的火药气味飘过，我低头用手电照了照地上，才发现在掘墓人的眉心，多了一个硬币大小的红点。

一枚子弹从此射入贯穿大脑，在他的第N次死亡之后，再也不会复活了。不死的掘墓人终于死了。

我颤抖着俯下，伸手，看着这张表情平静的脸，轻轻合上死者的双眼。

此刻，另一道白光直射而来，一个黑色的影子，直插入我骤然缩小的瞳孔。

黑暗幽闭的地道里，白光刺得我后退几步，才渐渐看清那个人。

居然——是，他？

不，果然是他！

那双眼睛，让我不寒而栗的眼睛。

他的身影穿过地道彼端，笔挺地来到我的面前，左手提着一盏白色的大灯，右手握着一支黑洞洞的手枪。

没有人能够杀死掘墓人，除了他。

他的眼睛，他的枪口，都指着同一个方向——我的眼睛。

我看到了。

秘密。

他也看到了，随即扣下手枪的扳机。

撞针干脆地敲击出火花，第二枚杀人的子弹，旋转着飞向我的眼睛

.....

就像胎儿被推出宫缩的母腹，在来到今生今世之前，我将开始前世的回忆。

我的故事，从一千多年前开始。



而我全部的记忆，却只有一年零十个月。

不是前生也不是今世，而仅仅是重生的记忆。

重生……重生……重生……又将面临毁灭……

面对那双骇人的眼睛，还有从枪口飞速旋转出膛的子弹，我开始沉思自己并不漫长的一生，以及更为短暂的重生记忆。

我的故事。

一年零十个月前——

我是谁？

从混沌的大黑暗开始。

那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奇点”，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突然，一片白光从头顶盘旋，烘托出幽暗曲折的道路，是分娩时收缩的产道，将我痛苦地挤压。羊水早已破裂，身上沾满腥味，低头再也找不到脐带，或许依然缠绕脖子？努力在白色光晕中睁大眼睛，回首孕育我往昔的温暖口袋，已是另一个世界。无助地往前挣扎，湿漉漉的产道，剧烈抽搐收缩并挤压，义无反顾地把我推向外面不可知的天堂或地狱。

白光，还是白光，白色的光，越来越强烈，犹如刺穿层层浓云的旭日，放射出万道利剑般的光芒。

那是一个出口。

我已无能为力，唯有被命运的产道挤压向前，迎着致命的白光，冲破无尽黑暗的潮湿。

那道光！那道光！

那道光越来越强，宛如太阳就在眼前，直到彻底撕裂恐惧的瞳孔，以及昏睡了整个春夏秋冬的顽强心脏。

终于，我出来了。

可是，我感觉我早已经死了。

睁开眼睛。

白色的光，变成白色的世界，那白得让人心疼的天空，还有带着粉刷污迹的墙壁，以及透着柔和光线的窗户。

接着看到一双眼睛，年轻女人的眼睛，还有被映出的我的影像——不是初生的婴儿，也不是死去的尸体，而是一个刚刚苏醒的男人。

从她的那双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眼睛，平淡无奇的眼睛，嘴巴和鼻子，都是那么陌生，包括我的整张脸，似乎从来都没见过。

我看到她的眼睛在说话，虽然除了呼吸听不到任何声音，却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眼睛里的话——

“天哪，他居然醒了！哇！还在眨眼睛！奇迹啊！”

但这双眼睛迅速消失，变成一个白色的背影，婀娜多姿地冲出房间。

她该叫什么来着？努力搜索自己近乎空白的大脑，许久才想起一个词：护士。

还可以加上一个定语：女护士。

居然知道这个，说明我并不是婴儿，也不是白痴，至少有些智商。

这是哪里？

可以转动眼球了，这是个白色的房间，窗外有绿色的树叶。墙边粉色的柜子，摆放着一些奇怪的器具。能感到身下是柔软的床铺，鲜红的血液在血管里循环，从左心室流出，经主动脉到身体各处的毛细血管网，再经上下腔静脉回到右心房。

知道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四肢和身体都有感觉，身上盖着白色的薄被子。渐渐转动头颈，看到床边挂着一个输液的架子——输液，这是我知道的又一个专用名词，可惜架子上什么都没有，否则身上应该插满了管子。

现在，知道这是哪里了。

医院病房。

也许你早就知道这个答案，对我来说却是件太困难的事，我对自己一无所知，脑中最大的问题是——

我是谁？

白光，一道白光又从脑中掠过，但白光过后却没有任何答案。

如此重要的问题，却一片混沌，痛苦地皱起眉头，努力思索一个字——我？

我？

该死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什么都没有“我”，真是荒谬绝伦！在并不怎么大的脑袋里，找不到任何与“我”这个字相关的内容。

病房大门又开了，激动的女护士冲进来。接着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披着白大褂，领子里藏了根领带。还有一男一女同样全



身白衣，拎着几样仪器，表情各异地来到我的床边。

“你终于醒了！”

四十多岁的男人，俯下身来讲话。我刚想发出声音，就感到喉咙里干得要命，仿佛要烧起火来。

“他还不能说话。”他难掩激动地对别人说，“但毫无疑问他听懂了我的话。”

“奇迹！”

“是啊！深度昏迷了整整一年，竟毫无预兆地醒了过来！”

他们拿出一套量血压的器具，抓过我的胳膊绑起来。清晰地感受到胳膊的压力，我居然还能配合着握起拳头，这也让医生们颇为惊讶。

“院长，血压一切正常！他完全有知觉，可以活动身体了。”

原来他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不敢再看他的眼睛了。另一个医生给我贴上许多小东西，仪器屏幕闪烁出奇怪的曲线。

“院长，心电波和脑电图也没有异常，他的大脑已基本复苏。”

院长再度盯着我的眼睛，“是的，他已经彻底醒了。”

他的眼球里映出一张模糊的脸——我已铁定不是刘德华那样的帅哥了！

我竟然知道刘德华？脑中泛出《无间道》，在遐想香港黑帮电影前，强迫自己回到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费劲全力咽着口水，浇灌早已干涸的声带，痛苦地吐出那三个字——

“我……是……谁……”

随后，我像点火后的大炮，胸中呼出一股热气，张大嘴巴呼吸起来。

医生护士们都吃了一惊，院长面露喜色，“果然是奇迹，刚醒来就能说话了。”

在院长的示意之下，护士端来一小杯纯净水。我尽量小心地吮吸杯中水，以免呛到气管，像刚出生的婴儿，抓着母亲的乳房吃奶。

院长耐心地问：“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句话问得多么巧妙而富有哲理：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茫然地瞪着并不怎么大的眼睛，“我是谁？”

一小杯水如沙漠甘泉滋润了喉咙，我终于能流畅地说话了。毫无疑问我的母语是汉语，我用汉语思维和交流，也可能掌握其他一些语言，但不能取代汉语的地位。

“那你还有什么？”

该死的院长还未回答我的问题，却继续加深我心底的苦恼。

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这里是医院，我知道你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知道我刚刚醒过来，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还知道地球是圆的！”

也许，我什么都知道，但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闭上眼睛思考许久，无数白色碎片擦过脑海，却始终想不起那两个或三个字。

“不！”

“你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

“不！！”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躺在这里吗？”

“不！！！”

我的三个“不”，一个喊得比一个响亮，看来喉咙已完全恢复了。

院长回头对两个医生说：“我的估计没有错，他丧失了全部记忆。”

“丧失记忆？”

几乎要爬起来了，年轻的护士抓住我的手，让我继续躺在可怜的病床上。

“还记得你的父母吗？”

父母？我知道“父母”这两个字的意思，可是脑中关联到“父母”的却是空白，连一滴墨迹都留不下来。

“那你知道你自己多大了？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题，很遗憾我连这样的加减法都做不出来，不知道自己几岁，或许十几岁，或许几十岁？但愿不要太老。

他知道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接着问下去：“记得自己的职业吗？读书还是上班？”

“不知道，起码中学毕业了，否则有些知识不会知道。”

“没错，你什么都忘记了，关于自我的记忆——你自己的名字、父母、家庭、学校、单位，关于你自己的一切，你都一无所知。更确切地说，你的大脑里已经没有了自己。”

院长的描述令我无比恐惧，“我失忆了？会不会变成白痴？”

“你是失忆了，但不会变成白痴，请相信我的判断。”

“请你告诉我，我究竟是谁？”我绝望地企求他，“假使你知道的话。”

他苦笑了一下，“高先生，你能醒来就是奇迹了，真为你感到高兴！我当然要告诉你。”

